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十五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二十六 史部

北史卷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 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 西河公敦 高涼王孤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 淮陵侯大頭 扶風公處真 河間公齊 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亨 陳留王虔 五世孫暉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

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

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爲公卒子題賜爵襄城
公後進爵爲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
令陰光爲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襲降爵爲襄陽公卒
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眞定侯陸並仕太
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
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
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卽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

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頹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爲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幷州爲刺史道武之驚於栢肆也幷州守將封實眞爲逆素延斬之時道武

意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

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郁少忠正亢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録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卽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

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勳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兇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爲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閲皮肉山爲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爲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驊騮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

給比延後六修来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爲穆帝謁伏路左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于外聞難来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吕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没吕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

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来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寛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薨子斤失職懷怨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

高追封高涼王諡曰神武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襲祖
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薨子禮襲本爵高涼王薨諡懿
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
法獻文郎位追那功命子紇紹封薨子大曹性愿直孝
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
國功重高祖眞樂勳著前朝改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
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恭謙好學爲頻川太
守有政績孝靜初在頻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

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爲子卒子瓌位柔
玄鎮司馬瓌子鷙字孔雀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
武泰元年尒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鷙與榮共登高
塚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
殺尒朱榮從子兆爲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與兆陰
通乃勸帝曰黄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
鷙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鷙之謀孝静初入
爲大司馬加侍中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

少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愭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爻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

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
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
因別賜萇酒雖拜飲而顏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
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
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扼腕大笑
宣武時爲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
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爲船路遂廣空車
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爲岸橋闊來往便利近

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裒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裒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衆皆感悅境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爲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

少故人不厭其取鞫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尒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静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瓊僕曰速可見殺何爲久

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
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
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
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爲御史中尉先是兼
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爲
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文中尉督司百寮治書
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
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

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爲臨洮
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
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
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敕聽如
其奏從此迄今使無凖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
請決議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
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
催并主吏忽爲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

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旣見此深爲怪愕旋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卽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並專席而坐京師號之爲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𤧚傳皆云旣爲中丞百寮震悚以此

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葢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卽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至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爲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宦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

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爲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靜時位侍中而死長弟珍字金省襲爵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爲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

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見尒朱榮深相結託約爲兄弟未幾改授别將赴秀容爲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戸尋監國史録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

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刺史元世儁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簡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瑶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爲䠞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

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介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户天穆以疎屬本無德望憑藉介朱爵位隆極當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寛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

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羆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寛雅有將畧常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絶人隨道武征伐屢有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

丕以奏聞詔收渾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
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
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
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
人方便讒毁者卽加斬戮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
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頽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
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
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

不祇聳唯茍頹小爲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愽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旣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謟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爲王叡造宅故亦爲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上疏讚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

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及丕妻叚氏卒謚曰恭妃

又特賜丕金劵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

許及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

詔丕羽曰留守非賢莫可太尉年尊德重位總阿衡羽

朕之懿弟溫柔明斷故使二人留守京邑授以二節賞

罰在手其祗允成憲以稱朕心丕對曰謹以死奉詔羽

對曰太尉宜專節度臣但可副貳而已帝曰老者之智

少者之決汝何得辭也及帝還代丕請作歌詔許之歌

訖帝曰公傾朕還車故親歌述志今經構已有次第故暫還舊京願後時亦同兹適乃詔丕等以移都之事使各陳志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四方未平謂可不移臣聞黄帝以天下未定故居于涿鹿旣定亦遷于河南廣陵王羽曰臣思奉神規光崇丕業請决之卜筮帝曰昔軒轅請卜兆龜焦乃問天老謂為善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于龜矣帝又詔羣臣曰昔平文皇帝棄背昭成營居盛樂道武神武應天遷居平城

朕幸屬勝殘之運故宅中原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徙移
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之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
史呂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撫而答之辭屈退帝又將
北巡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表固讓詔斷表啓就家拜
授丕留守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上所乘車馬往來
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
禁絶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
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

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較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曁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爲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爲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

爲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沖德望所屬旣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沖兄女郎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别居後得宫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

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有司奏處孥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為太原百姓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焉尋敕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起丕仕歷六世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

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詔以丕爲三老景明四
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
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並以軍
功儁封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
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
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

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内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宫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

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
簿邊因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
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
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
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謚
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
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
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

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車蓋駐論道劒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

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爲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一目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爲婢兼乘請供朝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州威名雖減李崇亦爲荊楚所憚尋爲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歛無極

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鏁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眞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爲援處眞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

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䫃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
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
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
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密等並決獄訟明元
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
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
外引赫連屈丐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䫃勤捍之勤

没於陣絜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没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頽廢政事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爲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俊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爲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爲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爲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闕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眞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親勒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

皇帝及秦明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遶廬舍伺便將發時苻洛等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寔君以斤言爲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宮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内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之長安寔君

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
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卽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
鬚有筭略少能舞劒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
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帝將圖
慕容垂遣儀覲亹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
以來世據北土子孫相承不失其舊乃祖受晉正朔爵

稱代王東與燕世爲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鄉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自强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内起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衞辰儀出别道獲衞辰尸傳首行宫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

稒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慕容德之敗也帝以普驎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稍大稱

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䔥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聞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怀則有之懼實無也帝告以太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衮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宜附其尾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

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
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
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
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
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爲
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
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
稱亷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諡曰簡

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録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鴟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鴟旋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鴟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爲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廵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爲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别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

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

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爲刺史丘生嘗有犯懷恨圖爲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

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
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爲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
謚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
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
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爲協
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
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
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

爵陰平王熙謚曰熹子求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爲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凡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更厚因留心學

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及平中山發普驎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夔爲務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别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

中領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

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
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謚曰康陪葬
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遂一猛
獸陵遂空手摶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立功
立事勿如此也卽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
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
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
卽日拜都幢將封曁陽子卒於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

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
孝文將爲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宫懸帝大怒詔曰
阿倪愚騃誰引爲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
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
政昭爲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
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爲尚書河南尹聾而佷戾理務
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爲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爲人害
後入爲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

射納貨元又所以贈禮優越子玄字彦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即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爲玄懼孝武重其强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甍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强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

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爲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賛之勤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執别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謚曰宣命有司爲立碑銘子盛字始興襲

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漢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爲嗣順於别室垂涕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

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劃炙遂勒背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錄書檄文記皆偉所為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麒麟殿刊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開府後除襄州刺

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文初自鄴還庾
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爲辭人所重如
此後疾卒威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
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
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驛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撻三
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壓己爲婢壽興終恐不免乃令
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
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威壽興其上加麥載

之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爲暉
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爲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宫
賤因公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爲御史中尉奏壽
興在家每有怨言誹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
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
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
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
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

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
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
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中尉彈高 闕 讒諷
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
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
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 闕 壽興弟益生少
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即位出必陪
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

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昕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懇懃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昕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户唯昕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昕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頴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兖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

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黄門侍郎初孝文遷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居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

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别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眄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

冀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丁戸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疋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

功楚梁之好未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爲銳於姦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戍求内附者不聽輙遣援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資儲唯藉河北饑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藏出縮老小妄注死失

收人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未已請求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持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

妹爲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諸子與諸兄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欄以刻其柱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總京畿選屬懿親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閑政體

故以授贇庶能助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贇詔贇乘步挽入殿門加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贇贊成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後以留守贇輔之功進封晉陽縣伯贇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

爲之謡曰泰州河東杍柚代舂元公至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尒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歳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得

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携亭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
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勲州
刺吏改封平凉王周受禪例降爲公隋文帝受禪自洛
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爲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
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
之其年亭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静
相望於道卒于家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

破黜弗部從攻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貌魁傑武力絶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摇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及爲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

及薨舉國悲歎爲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謚
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悅爲朱提王悅外和内佷
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爲左將軍襲封後爲
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旦宫
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鬚爲内
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鴈門
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規收
豪傑欲爲不軌爲土人執送帝恕而不罪明元即位引

悦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鴈門人多詐幷可誅之欲以雪其私忿帝不從悦内自疑懼懷刃入侍謀為大逆叔孫俊疑之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悦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幷州刺史有政績從

征蠕蠕別督諸軍出大澤越涿耶山威懾漠北薨諡曰景王子建襲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軍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

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爲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賫錦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娉突厥后令暉

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爲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人頼其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帝嗟悼久之敕鴻臚監護喪事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禄少卿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歲暮詔令敎習講武初建以

子罷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祚襲公其王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于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代顗爲郡時易干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於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其坐顗不知代己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代

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武壯之萬言累以訴請乃詔顗輸贖顗乃自請罷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崘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崘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踈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
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
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
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剋乃從留官
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灅水爲固以寧人心道武善
之進封爲王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召諸王及朝
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
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眞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棄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爲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耻居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父雖有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勤明元踐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謚曰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

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黃門侍郎綏慰冀部還上言冀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謚曰闕陪葬金陵長子栗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蠕蠕表聞栗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爲王甍陪葬金陵栗弟渾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爲善及爲宰官

尚書頗以驕縱爲失坐事免徙長社爲人所害子庫汗爲羽林中郎將從北廵有兎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兎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爲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歴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爲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敎

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亢埿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左右于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賀驎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

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藏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
井得免仍奔賀驎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干賀染干
陰懷異端乃爲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
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賀驎聞
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驎軍近衆乃少定道武
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詣賀驎
因剋會期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於高柳
窟咄窮廹望旗奔走遂爲衛辰殺之帝悉收其衆賀驎

執帝别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踈派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黄屋高揖萬乘義感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邪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功不贖罪褒德圖勞其義為闕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丕略始

見器重終以姦棄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乎衛王英風猛槩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膽氣絶倫亡身强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戚屬與魏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器宇榮寵兼萃蓋有由焉毗陵踈佷遼西猾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之轘寔君衛辰之誅窟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北史卷十五

北史卷十五考證

高涼王孤傳斬反人元憘首○憘魏書作禧

頭叩牀涕泣不自勝○頭字上魏書有以字

中尉督司百寮闕書侍御史糾察禁内○闕魏書係治

字李百藥避諱而刪之耳

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納監本訛訥今改正

會臺中休簡授郡縣○休字下一本注疑

司徒石傳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魏書無山字

武衛將軍謂傳詔賜丕入八議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

戮責數恕之○魏書無斬戮二字

河間公齊傳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說

字下魏書有保宗二字

文安公泥傳會稽劉絜永安侯魏勤捍之○會稽下應

從魏書加公字

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叔孫下脫俊字

寔君傳苻堅遣其行唐公苻洛等來寇南境○其行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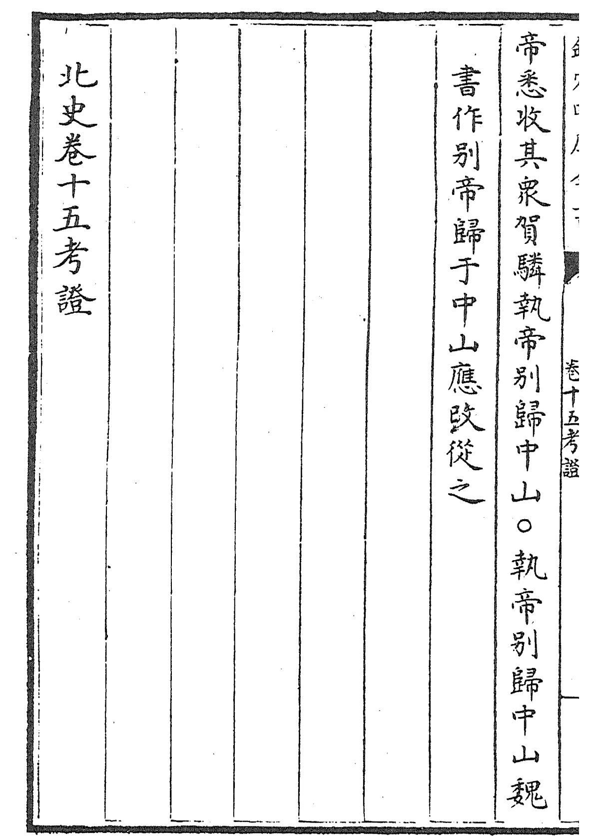
本訛行其今改從魏書

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后子闕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后監本訛厚今改從魏書

秦王翰傳子求襲○求魏書作表

常山王遵傳上起伏羲迄於晉凡十四代○晉字下魏書有宋字

窟咄傳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窟咄○漫魏書作賀又下無曼字此訛



帝悉收其衆賀驎執帝别歸中山○執帝别歸中山魏書作别帝歸于中山應改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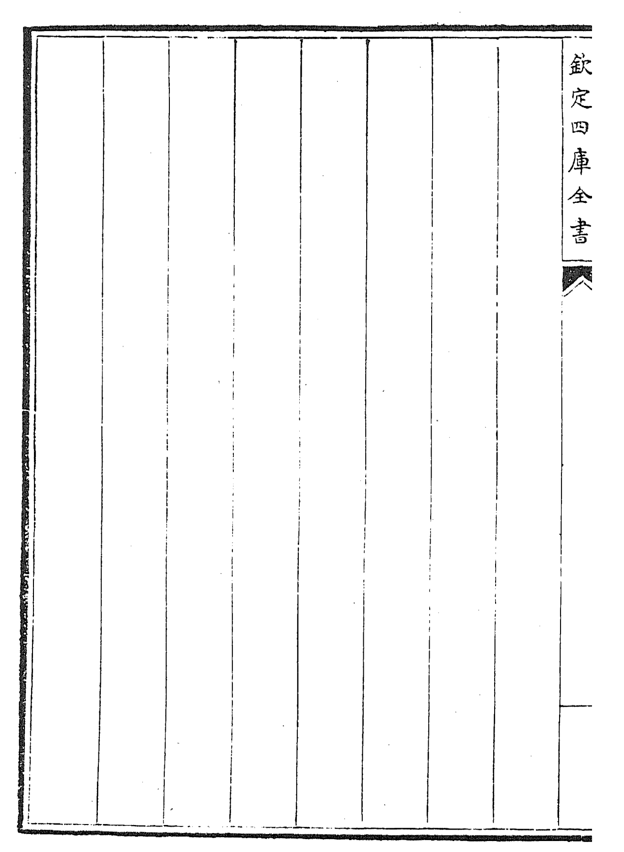
北史卷十五考證

謹案第八頁前六行治書侍御史刊本脫治字據監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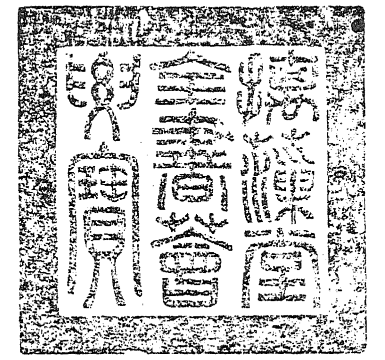
第二十頁前八行會稽公劉絜刊本脫公字據魏書增

第二十頁後五行磨渾與叔孫俊詐云刊本脫俊字據魏書增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堅將李桑蚝刊本蚝訛虬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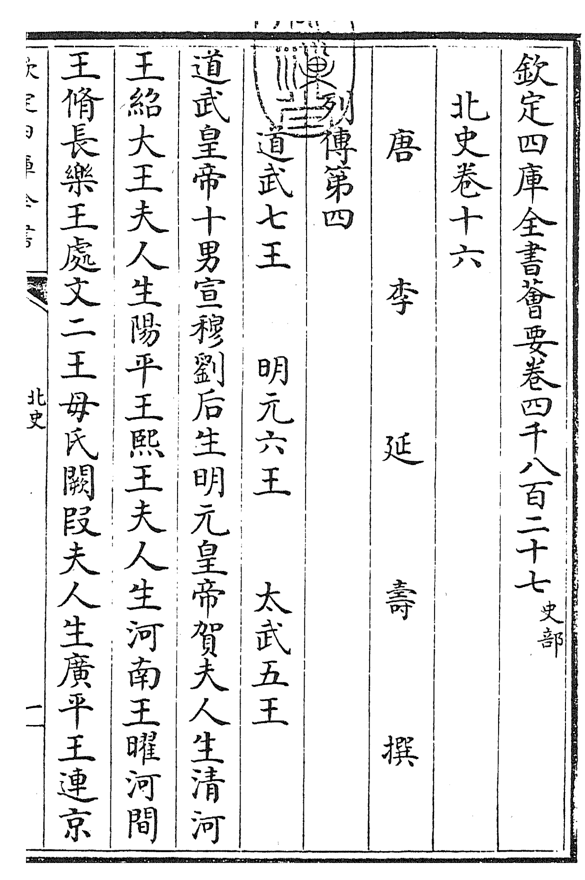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十六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二十七 史部

北史卷十六

唐 李延壽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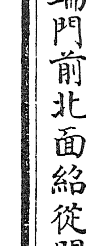
列傳第四

道武七王 明元六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

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很險悖好劫剥行人斫射犬豕以為戲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常以義方責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帝驚起求弓刀不及暴崩明日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



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扇間謂曰我有父亦有

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是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官宮人為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

於城南都街生臠食之紹時年十六紹母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如賀蘭部見而悅之告獻明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帝竊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紹紹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封淮南王鎮武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

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
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
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荆州刺
史在邉境前代以来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
弟均時在荆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
戲沔水側均輙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
戍呉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邉儲是以聲名有損薨
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

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内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貫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叉以驕恣恐禍及已將謀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

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髙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乃徵為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隆景仲

景隆初封丹楊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而死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焉及長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毅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頼川王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

武昌累遷統万鎮都大將甚見寵待薨謚曰成王長子平原襲爵忠果有智畧爲齊州刺史善於懐撫孝文時祅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祅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爲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咸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

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其次弟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沈重少言寛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草變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之舊風軌制粲然皆合規矩孝文下詔襃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寡婦曹氏為妻曹氏年長大和十

五歲携男女五人隨鑒至歴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於是獄以賄成取受狼藉齊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人多饑餓鑒表加賑恤人頼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寛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人盜寇並起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薨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甞與和爭

地遣奴客打和垂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賊來往父子

兄弟一時俱戮資財田宅皆沒於官天恩宗從欲詣闕

訴究以和元乂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

州亦應可得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

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沒於此矣薨贈相州刺

史

河間王脩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

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元悼傷之自小斂至葬常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輙歷飛而中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悅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龒

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胥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禄大夫薨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薨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薨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良

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叉先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文時已歷内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歷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叉執殺生之權拜受之日送者傾朝有識者為之致懼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埒後除使持節侍中

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諸軍事及出
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啓求還
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
不受納貨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
亦不獲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糺擿天下患之
乂黜繼廢於家初尒朱榮之為直寢數以名馬奉乂乂
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
安二年薨贈假黄鉞都督九州諸軍録尚書事大丞相

如故謚曰武烈乂字伯儁小字夜乂靈太后臨朝以乂妹夫除通直郎乂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乂女夭靈太后詔贈鄉主乂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別館久之乂恐懌終為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黃門胡度胡定列誣懌

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以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又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又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又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靈太后辭遜詔又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呼為姨父自後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徽音殿又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

士持刀劒以自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有時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初又之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得志之後便自驕愎耽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别庫掌握之寳充牣其中又曽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姑姊婦女朋淫無别政事怠墮綱紀不舉州鎮多非其人於是天下遂亂矣又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聚宴遂為誓

盟欲令為亂朝廷必以己為大將軍往伐因以共為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馬從劉騰死後防衛微緩又頗亦自寛時宿於外每日出遊流連他邑靈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靈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之心叉乃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宫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

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反叛靈太后數以為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畏憚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定圖乂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乂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官求解乃以乂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景謀廢乂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乂欲害之嬪泣訴於帝

云叉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叉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宫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梁封為鄴王及法僧反叛後樹遺公卿百寮書暴叉過惡言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剎夜叉羅剎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叉為遠近所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叉昔邀朕索鐵券望得

不死朕頼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爪謀反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乂令勾曾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内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靈太后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又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兾州刺史乂子舒祕書郎乂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兾

二州刺史

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於是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

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藉俯仰可觀音韻清朗由是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愞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言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

消渴於是病頓而卒叉弟羅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已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為其賔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之或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帝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

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在後從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為固道郡公羅弟爽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頴州事坐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之女也為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叉同時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之昌平郡内豐資

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京師有賔客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乂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

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為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以為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修農殖以饒軍

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王以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人不為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

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安定王彌泰常七年封薨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沉厚太武以長安形勝之地乃拜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惠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請崇易簡之禮帝納之於是遂寛徭與人休息後劉絜之謀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未有子嘗曰兄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

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
刺史爲内都大官薨諡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
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
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
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
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
又討破禿髮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疾薨諡

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奇之後與濮陽王閭著文謀為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常七年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

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佘其小兒猫兒真虵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

子什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
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
侯箴以遺之翰覽之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
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翰
不恊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
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
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都曹事後改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徙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

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美琅邪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奏郊廟歌詞時稱其美除給事黃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

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
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
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
史中尉彧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
曰臨淮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
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
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
道行臺會尒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

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幷觀彧為人建孫稱彧風

神閑儁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

宴樂彧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

叛皆侯旨稱魏為偽唯彧表啓常云魏臨淮王梁武體

彧雅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祚彧以母老請還辭旨

懇切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

彧留彧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彧性至

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傷之歷位尚書

令大司馬兼録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彧表諌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絶服猶尚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

歸晉室昆之與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胤文王成
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武宣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
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
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歴觀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鋭朝臣
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
文穆皇帝勲格四表道邁百王是用考循舊範恭上尊
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舂陵漢高不因瓜瓞

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
異寢於理何差文穆皇帝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
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若以昔況今不
當移寢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
豈得與餘帝別廟有闕餘叙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
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
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
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

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
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
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
嫂叔何嫌禮士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
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黄
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
城王為孝宣帝彧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
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

陪從一如乘輿之式或上表以為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懿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準又不納介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介朱兆率衆奄至出東掖門為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為羣胡所毆薨孝武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曰文穆彧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為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

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
史為政溫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
以此便之魏靜帝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
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
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
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
鄰百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
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雖

一里正二史廢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於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而

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妾媵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彊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内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準節父母嫁女則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請以王公

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赤心義唯家國欲使吉凶無不合禮貴賤各有其宜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禽姦盜行典令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又冒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胤滿

朝傳祚無窮此臣之志也詔付有司議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隷葬擬王侯存没異途無復節制崇壯丘隴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仰惟天意其或不然請自兹以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㫖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權勢

為正直者所譏齊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
禄大夫二年冬被詔入晉陽宫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
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
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
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
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
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
給詔孚為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

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
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
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産
羊餬其口食且畜牧蕃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
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寛置之臣謂人情戀
本寧肯徙内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
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
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

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令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

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叚郴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縻以久策使

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尋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武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

號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為榮所執兄祐

為防城都督兄子禮為録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乎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乎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乎東道行臺彭城郡王乎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乎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鈌莊帝命乎監儀注乎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大樂令公孫崇

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名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敎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六架東北架編黄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黄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簴懸架

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宫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宫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而反太傅録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復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

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
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
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内置酒十坻坻餘
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
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
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
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
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

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踈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真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

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畧孝文初拜徐

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

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

非世孫何太不上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為尚書左

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

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
茲役雖有暫勞姧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
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
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
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
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
遷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
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

加談引時人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
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
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知
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預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
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
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
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
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
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
朔州深上書曰邉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
也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
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
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
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邉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
與之為伍征鎮驅使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

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游在外皆聽流兵捉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姧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過𡖖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

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顧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成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遂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東西部敕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

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别將李叔仁以拔陵来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别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黄門侍郎楊置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

當由此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
其餘降戸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還京師
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
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駕崔融討賊失利臺
使劉審考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
驅還京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
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
徽深相憾敕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

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叉執權移天徙日而徽託附無翼異而飛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臣次骨臣以疎滯遠離京輦被其構阻無所不為然臣昔不在其後自此以来翻成陵谷徽遂

一歳八遷位居宰相臣乃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来非但抑臣而已北征之勲皆被擁塞將士告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遂前留元標據乎盛樂後被重圍析骸易子倒懸一隅嬰城二載賊散之後依階乞官徽乃盤退不允所請而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法僧叛後蹔被圍逼固守之勲比之未重乃得立州即授開國天下之事其流一也功同賞異不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之日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之格及臣在後

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定襄陵廟之至重平城守國之要鎮若計此而論功亦何負於秦楚但以嫉臣之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来何直退勲而已但是隨臣征者即便為所嫉統軍袁叔和曾經省訴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隷臣為統應時變色復令臣兄子仲顯異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恩顔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乃視之若仇讐徐紇頗言臣短即待之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

瑩昔在軍中妄增首級矯亂戎行蠹害軍府獲罪有司
避命山澤直以謗臣之故徽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
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背叛賊如決河豈其能擁
且以臣府參寮不免身首異處徽既怒遷捨其元惡及
胥徒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之人乞臣為刺史徽
乃斐然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因執言
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
此欲相陷沒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

徽既優幸任隆一世慕勢之徒於臣何有是故餘人攝選車馬塡門及臣居邉賔遊罕至臣近比爲慮其爲梗是以孜孜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復從後命自安無所俛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在後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爲可疑之兆忽稱此以構亂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敎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爲急徽昔臨藩

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儌若外從所長臣無内慮之功脫蒙闕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常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常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深傳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錄事叅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便率衆北轉榮東攻章武

王融戰敗於白牛還深遂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召都督毛謚等六七人臂肩為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疑深意異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謚討深深走出謚呌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乃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莊帝追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

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啓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竊而攜去遊道大致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啓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元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邉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内外憚之余疑愛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論曰梟獍為物天實生之觀夫元紹所懷蓋亦特鍾沴

氣陽平以降並多天促英才武畧未顯高年靖簡二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膂繼荷遇太和之日名位豈妄及哉又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為幸焉樂平樂安俱以將領自効竟以憂廹而逝驗克終之為鮮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夫建寧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之遇酷倚伏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之闕惡於元徽所謂盜憎之義余之見殺不其晚歟

北史卷十六

北史卷十六考證

京兆王黎傳叉自知不法恐被廢黜○自知監本訛知自今改從南本

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閑監本訛閉今改從南本

永昌王健傳復降沮渠無疾薨○沮渠下魏書有無諱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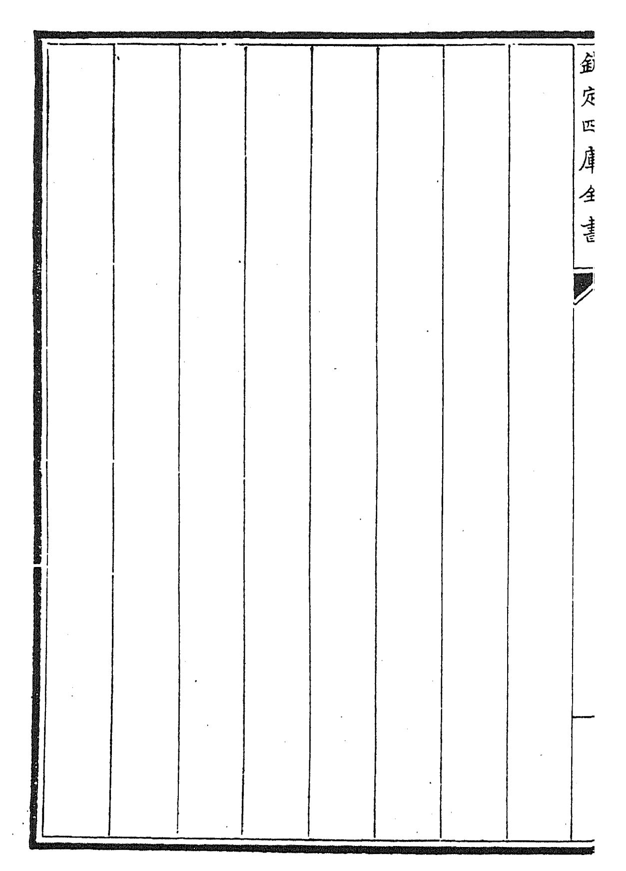
臨淮王譚傳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爲於四閭○魏書無於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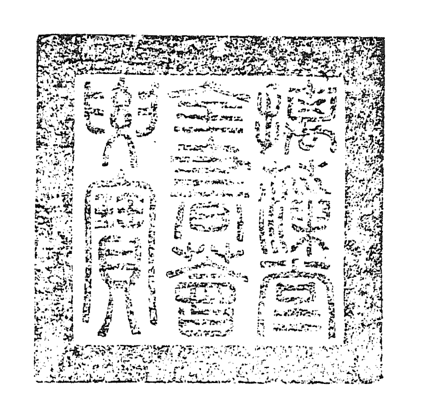
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瓌監本訛環今改從南本

廣陽王建傳衛臣次骨○次魏書作切應改從之

北史卷十六考證

謹案第四頁前八行厲王子景隆景仲刊本脫景
隆二字據魏書增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刊本
脫孟字據魏書增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臺使劉審考覈未訖刊本脫
考字據魏書增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張虎文